一碗阳春面  
  
　　栗良平

　　对于面馆来说，最忙的时候，要算是大年夜了。北海亭面馆的这一天，也是从早就忙得不亦乐乎。  
　　平时直到深夜十二点还很热闹的大街，大年夜晚上一过十点，就很宁静了。北海亭面馆的顾客，此时也像是突然都失踪了似的。  
　　就在最后一位顾客出了门，店门要关门打烊的时候，店门被咯吱咯吱地拉开了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。六岁和十岁左右的两个男孩子，一身崭新的运动服。女人却穿着不合时令的斜格子的短大衣。  
　　“欢迎光临，”老板娘迎上前去招呼着。  
　　“……唔……阳春面……一碗……可以吗？”那女人怯生生地问。  
　　那两个小男孩躲在妈妈的身后，也怯生生地望着老板娘。  
　　“行啊，请，请这边坐，”老板娘说着，领他们母子三人会到靠近暖气的二号桌，一边向柜台里面喊着，“阳春面一碗！”  
　　听到喊声的老板，抬头瞥了他们三人一眼，应声道，“好——咧！阳春面一碗——”  
　　案板上早就准备好的，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面条，一堆是一人份，老板抓起一堆面，继而又加了半堆，一起放到锅里。老板娘立刻领悟到，这是丈夫特意多给这母子三人的。  
　　热腾腾香喷喷的阳春面放到桌上，母子三人立即围着这碗面，头碰头地吃了起来 。  
　　“真好吃啊！”哥哥说。  
　　“妈妈也吃呀。”弟弟夹了一筷面，送到妈妈的口中。  
　　不一会儿，面吃完了，付了150元钱。  
　　“承蒙款待。”母子三人一齐点头谢过，出了店门。  
　　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！”老板和老板娘应声回答着。  
　　过了新年的北海亭面馆，每天照样忙忙碌碌。一年很快过去了。转眼又是大年夜了。  
　　和以前的大年夜一样，忙得不亦乐乎的这一天就要结束了。过了晚上十点，正想关门打烊的时候，店门又被拉开了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男孩走了进来。  
　　老板娘看到那女人身上那件不合时令的斜格子短大衣，就想起了去年大年夜的那三位最后的顾客。  
　　“…唔……一碗阳春面……可以吗？”  
　　“请，请里边坐，”老板娘将他们带到去年同样的二号桌，“阳春面一碗——”  
　　“好——咧！阳春面一碗——”老板应声回答着，并将已经熄灭的炉火重又点燃起来。  
　　“喂，孩子他爹，给他们下三碗，好吗？”  
　　老板娘在老板耳边轻声说道。  
　　“不行，如果这样做，他们也许会尴尬的。”  
　　老板说着，抓了一人半份的面下了锅。  
　　桌上放着一碗阳春面。母子三人边吃边谈着，柜台里的老板娘能听他们的声音。  
　　“真好吃……”  
　　“明年还能来吃就好了……”  
　　吃完后，付了150元钱。老板娘对着他们的背影，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！”  
　　这一天，被这句说过几十遍乃至几百遍的话送走了。  
  
　　随着北海亭面馆的生意兴隆，又迎来了第三年的大年夜的晚上。  
　　从九点半开始老板和老板娘虽然谁都没说什么，但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定。十点刚过，雇工们下班走后，老板和老板娘立刻就把墙上挂着的各种面的价格牌，一一翻了过来。赶紧写好“阳春面150元。”其实，从今年夏天起，随着物价的上涨，阳春面的价格已经是200元一碗了。  
　　二号桌上，在30分钟以前，老板娘就已经摆好了“预约席”的牌子。  
　　到十点半，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。但老板和老板娘还在等待着那母子三人的到来。  
　　他们来了。哥哥穿着中学生的制服，弟弟穿着去年哥哥穿的那件略大的旧衣服，弟兄两人都长大了，有点认不出来了。母亲还是穿着那件不合时令的有些褪色的短大衣。  
　　“欢迎光临。”老板娘笑着迎上前去。  
　　“……唔……阳春面两碗……可以吗？”女人怯生生地问。  
　　“行，请，请里边坐。”  
　　老板娘把他们领到二号桌，若无其事地将桌上的那块“预约席”的牌子藏了起来 。对柜台喊着，  
　　“阳春面两碗！”  
　　“好——咧！阳春面两碗——”  
　　老板应声答着，把三碗面的份量放进了锅里。  
　　母子三人吃着两碗阳春面，说着，笑着。  
　　“大儿，淳儿，今天，我做母亲的想要向你们道谢。”  
　　“道谢？向我们……为什么？”  
　　“实在是，因为你们的父亲死于交通事故，生前欠下了八个人的钱。我把抚恤金全部还了债。还不够的部分，就每月五万元分期偿还。”  
　　“这些我们都知道呀。”  
　　老板和老板娘在柜里，一动不动，凝神听着。  
　　“剩下的债，到明年三月就可以还清了。可实际上，今天就可以全部还清。”  
　　“啊，真的？妈妈。”  
　　“是真的。大儿每天送报纸赚钱支持我，淳儿每天买菜烧饭帮助我，所以我能够安心工作。因为我努力工作，得到了公司的特别津贴，所以现在能够全部还清债款。”  
　　“好啊！妈妈，哥哥，从现在起，每天烧饭的事还是包给我了。”  
　　“我也继续送报。弟弟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！”  
　　“谢谢！真是谢……谢……”  
　　“我和弟弟也有一件事瞒着妈妈，今天可以说了。这是在11月的星期天，我到弟弟学校去参加家长会。这时，弟弟已经藏了一封老师给妈妈的信……弟弟写的作文如果被选为北海道的代表，就能参加全国的作文比赛。正因为这样，家长会那天，老师要弟弟自己朗读这篇作文。老师的信如果给妈妈看了，妈妈一定会向公司请假，去听弟弟朗读作文。于是，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妈妈。这事，我还是从弟弟的朋友那里听来的。所以，家长会那天，是我去了。”  
　　“哦，原来是这样那后来呢？”  
　　“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，《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》，全体学生都写了。弟弟的作文题目是《一碗阳春面》。一听题目，我就知道是写的北海亭面馆的事。弟弟这家伙，怎么把这种难为情的事写出来，我这么想着。”  
　　“作文写的是，父亲死于交通事故，留下了一大笔债。母亲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工作，我去送早报和晚报……弟弟全都写了出来。接着又写，12月31日的晚上，母子三人吃一碗阳春面，非常好吃……三个人只买了一碗阳春面，可面馆的叔叔阿姨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谢谢我们，祝我们过个好年。听到这声音，弟弟的心中不由地喊着，‘不能失败！要努力！要好好活着！’因此，弟弟长大成人后，想开一家日本第一的面店，也要对顾客说，‘努力吧，祝你幸福，谢谢。’弟弟大声地朗读着作文……”  
　　此刻，柜台里竖着耳朵，全神贯注地听着母子三人说话的老板和老板娘不见了。在柜台的深处，只见他们两人面对面地蹲着，一条手巾，各执一端，在擦着那不断夺眶而出的泪水。  
　　“作文读完后，老师说，‘今天淳君的哥哥代替他母亲来参加我们的家长会，现在我们请他来说几句话……’”  
　　“这时哥哥说什么……”弟弟疑惑地望着哥哥。  
　　“因为突然被叫上去说话，一开始，我什么也说不出……‘诸君一直和我弟弟很要好，在此，我谢谢大家。弟弟每天做晚饭，放弃了俱乐部的活动，中途回家。我做哥哥的，感到很难为情。方才，弟弟的《一碗阳春面》刚开始读时，我感到很丢脸。但是，当我看到弟弟激动地大声朗读时，我心里更感到羞愧。这时我想，决不能忘记母亲买一碗阳春面的勇气。兄弟们，齐心合力，为保护我们的母亲而努力吧！从今以后，请大家更好地和我弟弟结成朋友。’我就说了这些……”  
　　母子三人，静静地，互相握着手，良久。继而又欢快地笑了起来。和去年相比，像是完全变了模样。  
　　作为年夜饭的阳春面吃完了，付了300元。  
　　“承蒙款待。”母子三人深深地低头道谢后，走出了店门。  
　　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！”  
　　老板和老板娘大声地向他们祝福着，目送着他们远去……  
　　又是一年的大年夜降临了。北海亭面馆里，晚上九点一过，二号桌上又摆上了“预约席”的牌子 ，等待着母子三人的到来。可是，没看到那三人的身影。  
　　一年，又是一年，二号桌始终默默地等待着。可母子三人还是没有出现。  
　　北海亭面馆因为生意越来越兴隆，店内重又进行了装修。桌子、椅子都有换了新的。可二号桌却仍然如故。老板夫妇不但没感到不协调，反而把二号桌安放在店堂中央。  
　　“为什么把这张旧桌子放在店堂中央？”有的顾客感到奇怪。  
　　于是，老板夫妇就把“一碗阳春面”的事告诉他们。并说，看到这张桌子，就是对自己的激励。而且说不定哪天那母子三人还会来，这个时候，想用这张桌子来迎接他们。  
　　就这样，关于二号桌的故事，使二号桌成了“幸福的桌子”。顾客们到处传诵着。有人特意从远方赶来。有女学生，也有年轻的情侣，都要到二号桌上吃一碗阳春面。二号桌也因此而名声大振。  
  
　　时光流逝，年复一年。这一年的大年夜又来到了。  
　　这时，北海亭面馆已经是同一条街的商店会的主要成员。大年夜这天，亲如家人的朋友、近邻、同行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，都来到了北海亭。在北海亭吃了过年面，听着除夕夜的钟声，然后亲朋好友聚集起来，一起到附近的神社去烧香磕头，以求神明保佑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，厄除运开。这种情形，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。  
　　今年的大年夜当然也不例外。九点半一过，以鱼店老板夫妇双手捧着装满生鱼片的大盆子进来为信号，平时亲如家人的朋友们大约三十多人，也都带着酒菜，陆陆续续地会集到北海亭，店里的气氛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  
　　知道二号桌由来的朋友们，嘴里虽然没说什么，可心里都有在想着，今年二号桌也许又要空等了吧。那块“预约席”的牌子，早已悄悄地站在二号桌上。  
　　狭窄的座席之间，客人们一点一点地移动着身子坐下，有人还招呼着迟到的朋友。吃着面，喝着酒，互相夹着菜。有人到柜台里去帮忙，有人随意拉开冰箱拿来东西。什么廉价出售的生意啦，海水浴的艳闻轶事啦，什么添了孙子的事啦。十点半时，北海亭里的热闹气氛到达了顶点。  
　　就在这时，店门被咯吱咯吱地拉开了。人们都向门口望去，屋子里突然静了下来。  
　　两位西装笔挺，手臂上搭着大衣的青年走了进来。这时，大伙都松了口气，随着轻轻的叹息声，店里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。  
　　“真不凑巧，店里已经坐满了。”老板娘面带着歉意说。  
　　就在她拒绝两位青年的时候，一位身穿和服的妇人，深深低着头走了进来，站在两位青年的中间。  
　　店里的人们，一下子都屏住了呼吸，耳朵也竖起来了。  
　　“唔……三碗阳春面，可以吗？”穿和服的妇人平静地说。  
　　听了这话，老板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。十几年前留在脑海中的母子三人的印象，和眼前这三人的形象重叠起来了。  
　　老板娘指着三位来客，目光和正在柜台里找韭菜的丈夫的目光撞到一处。  
　　“啊！啊……孩子他爹！”  
　　面对不知所措的老板娘，青年中的一位开口了。  
　　“我们就是14年前的大年夜，母子三人共吃一碗阳春面的的顾客。那时，就是这一碗阳春面的鼓励，使我们三人同心合力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。这以后，我们搬到母亲的亲家滋贺县去了。”  
　　“我今年通过了医生的国家考试，现在京都的大学医院里当实习医生。明年四月，我将到札幌的综合医院工作。还没有开面馆的弟弟，现在京都银行里工作。我和弟弟商谈，计划了这生平第一次的奢侈的行动。就这样，今天我们母子三人，特意来拜访，想要麻烦你们烧三碗阳春面。”  
　　边听边点头的老板夫妇，泪珠一串串地掉下来。  
　　坐在靠近门口桌上的蔬菜店老板，嘴里含着一口面听着，直到这时，才把面咽下去，站起身来。  
　　“喂喂！老板娘，你呆站着干什么！这十年的每一个大年夜，你都为等待他们的到来而准备着，这十年后的预约席，不是吗？快！请他们上座，快！”  
　　被蔬菜店老板用肩一撞，老板娘这才清醒过来。  
　　“欢……欢迎，请，请坐……孩子他爹，二号桌阳春面三碗——”  
　　“好咧——阳春面三碗——”可泪流满面的丈夫却应不出声来。  
　　店里，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。  
　　店外，刚才还在纷纷扬扬的飘着的雪，此刻也停了。皑皑白雪映着明净的窗子，那写着“北海亭”的布帘子，在正月的清风中，摇曳着，飘着……